

征服中亚史

第一卷

〔俄〕M. A. 捷连季耶夫著

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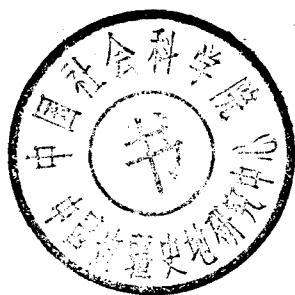


征服中亚史

第一卷

〔俄〕M. A. 捷连季耶夫 著

武汉大学外文系 译



商务印书馆

1980年·北京

0003261

М. А. ТЕРЕНТЬЕВ
ИСТОРИЯ ЗАВОЕВ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Типо-лиитография В. В. Комарова

1906

11602

征服中亚史

第一卷

〔俄〕М. А. 捷连季耶夫 著

武汉大学外文系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³/₁₆；印张 457 千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册

统一书号：11017·467 定价：1.80 元

《征服中亚史》中译本序言

本书作者捷连季耶夫是沙俄征服中亚的狂热追随者和鼓吹者。他当时在俄国侵略军头目、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手下任职，参加并吞中亚各汗国的侵略战争。他利用土耳其斯坦地方档案馆收藏的“大量无人知悉的新材料”（见原书作者序），于1869年底开始写作此书，1899年脱稿，1906年由圣彼得堡B.B. 科马罗夫印刷所出版。

—

全书分三卷，共五十五章，约一百五十万字，主要写沙俄并吞中亚各汗国（布哈拉、希瓦、浩罕）和侵占中国西部领土的经过，目的在于炫耀沙俄的“武功”，总结侵略战争的经验。

第一卷在简略地叙述了俄国征服亚洲北部的情况后，随即转叙中亚。作者从彼得大帝谈起。彼得以查明产金河流为名，派出远征队，把侵略的矛头直指中国的巴尔喀什湖和斋桑泊，并四次出兵攻打希瓦。从1730年起，吉尔吉斯草原（即哈萨克草原）上的大、中、小帐（即哈萨克西、左、右部）在俄国侵略军的铁蹄下，逐渐丧失了独立。作者列举了十九世纪初以来的十四次（从1807年起至1838年止）“著名的远征”，详细记述了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如何使吉尔吉斯人屈服于俄国的实际控制和统治，然后着手实现彼得大帝很久以前制订的征讨希瓦的计划。彼罗夫斯基于1839年11月率兵远征希瓦失利，此后，俄国便向中亚各汗国玩弄和战两手，一面在谈判桌上施加压力，一面在这些汗国领土上强行构筑

工事,作为侵略的据点。

1853年,彼罗夫斯基又秘密出征,攻占浩罕的阿克麦切季要塞(今克齐尔-奥尔达),并开始修筑维尔纳(今阿拉木图)工事,进一步侵占伊犁河流域,掠夺中国领土。1864年,俄军攻占土耳其斯坦和奇姆肯特。

1866年俄国完全征服了锡尔河右岸,吞并了半个浩罕。俄国于1865年占领塔什干后,即转而打击布哈拉。1868年,俄军攻占撒马尔罕。不久,布哈拉遂完全为俄国所征服。

第二卷开头,作者别有用心地叙述了从1757年至1863年的“中国西部的暴乱”,恶毒挑拨汉族和回族之间的关系,为沙俄侵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辩解。作者还写了俄国于1871年占据中国伊犁地区,并与侵占中国喀什噶尔地区的阿古柏匪帮勾结,觊觎中国领土的情况。

本卷主要是叙述俄国吞并希瓦、浩罕的经过。1869年底,俄军即已占领里海东岸的克拉斯诺伏斯克湾。1873年,高加索、奥伦堡、土耳其斯坦三方面的部队同时出动,征服希瓦。1876年,浩罕并入俄国版图,俄军侵入中国领土阿赖地区。1881年俄军夺占阿哈尔-帖克。

第三卷前九章叙述俄军向阿哈尔-帖克绿洲推进。这次远征结束,“俄国获得了一块有五万人口,将近二万八千平方俄里的辽阔领土”(第3卷第217页,此处指原书页码,见本书切口,下同)。

本卷前后各章穿插叙述了俄国在占领区修筑铁路的情况。1899年,建成横贯中亚、具有很大“战略价值”的克拉斯诺伏斯克-安集延铁路。

这一卷还写了伊犁问题和帕米尔问题。作者极力歪曲事实,为俄国侵略中国领土辩护。最后两章写安集延暴动。

本书比较详细、系统地反映了俄国兼并中亚诸汗国和侵占中国西部领土的整个过程,并引用了大量原始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作者是站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立场上,为沙俄的对外扩张唱赞歌的。此外,不少地方写得很琐碎,或与事实不符。

二

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出,俄国是怎样处心积虑对中亚进行军事侵略的。从十六世纪末叶(1587年)修筑托博尔斯克要塞起,就暴露了俄国侵略者并吞中亚的狼子野心。此后,他们沿额尔齐斯河推进,陆续修筑了塞米巴拉金斯克(1718年)、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即铿格尔图喇,1720年)等要塞。到十八世纪末,俄军以各地的工事、要塞作为环节,建立所谓“防线”,如雅伊克河(即乌拉尔河)防线、奥伦堡防线、伊施姆河防线和额尔齐斯河防线。十九世纪建立了锡尔河防线和西伯利亚防线(伊犁河和楚河沿岸防线)。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又将西伯利亚防线和奥伦堡防线连接了起来。俄国人就是这样修工事,筑要塞,建立防线,步步进逼。一条条防线,就象一条条铁链套在中亚各民族的身上。俄国的“军事边界”就“以锁链的形式向前推进”(第1卷第52页)。侵略者在向前推进中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要塞和军队是使民众驯服的最好手段”(第1卷第58页)。

从这部书中也可以看出,俄国是怎样专横残暴地进行政治侵略的。一是推行所谓“民政建制”,在吉尔吉斯草原“设置一系列类似当时帝国内部已建立的机构,把半野蛮的臣民拴在共同的国家制度上,深入亚洲草原,开辟一条通向进步和文明的道路”(第1卷第69页)。所谓“进步文明”,不过是美化了的高压政策罢了。二是“分而治之”,草原划分为州和乡,实际上“是将一个大汗王分为若干个小汗王”(第1卷第85页),以便于制造分裂,煽动人民互相

仇视,挑拨各个居民阶层以至各个民族互相攻击,互相残杀。1734年,沙皇政府外交事务委员会指示“著名远征队”的长官基里洛夫监视巴什基尔人和吉尔吉斯人,“在发生骚乱时,要利用一个民族去对付另一个民族,以便保存俄军实力”(第1卷第47、61页)。俄国人用这个办法达到了两个目的:“借巴什基尔人之手大大削弱了吉尔吉斯人,并驱使他们离防线更远;借吉尔吉斯人之手彻底制服了巴什基尔人。使他们从此以后寂然无声,默默无闻”(第1卷第60页)。

从这部书中还可以看出,俄国是怎样予取予求地进行经济侵略的。俄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就赶紧修筑铁路,着手开发资源,在当地搜括民脂民膏;它每征服一个汗国,就立即强迫签订条约,规定俄国商人永远有权在该汗国境内修码头,建商站,设办事处,自由进行贸易,不缴纳任何捐税,不承担任何徭役,免税经过该汗国领土向各邻国运送自己的货物等等。1873年俄国同希瓦订立的和约共十八条,其中直接同经济侵略有关的占八条之多(见第2卷第286—287页)。俄国人还竭力控制吉尔吉斯人的夏季牧地和冬季牧地,甚至说什么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吉尔吉斯人应永世游牧,既是牲畜、兽皮、油脂、兽毛及其他原料的生产者,又是俄国的粮食和手工业产品的消费者(见第1卷第91、93页)。

本书有些章节还涉及到文化侵略。书中强调要对“野蛮的化外之民”“运用道德感化手段,施行教育”(第1卷第92页)。具体措施是:在塔什干“为男女儿童开办俄语小学”(第1卷第359页),“在吉尔吉斯人的游牧学校里采用俄语字母注音……”(第3卷第304页)。这完全是为了贯彻“草原俄罗斯化”,对中亚人民实施“奴化教育”。

俄国侵略者还假仁假义地宣称:“我们的战争目的在于促进俄罗斯邻邦的和平与安宁”(第1卷第473页),使中亚人民获

得“幸福”(第3卷附录第26页)。还胡说什么中亚各汗国是“自愿归并”,是“心甘情愿地臣服”(第1卷第319页)的。尽管他们说得天花乱坠,谎言终归是谎言。只需援引这部书中有关俄国入侵者的暴行和中亚人民的抗暴斗争的一些叙述来加以对照,他们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俄国侵略军蹂躏中亚,罪行累累,下面仅举一些突出的事例:

1775年,巴什基尔人开展反对俄国侵略的斗争,遭到残酷镇压,纷纷逃进吉尔吉斯草原。俄国“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并将其妻室儿女赏给吉尔吉斯人,结果男人都遭到屠杀”(第1卷第8页)。

俄军攻打治扎克时,“城门边人尸和马尸堆积如山。幸存者想越过这座尸山也是枉然,因为俄国人的子弹不断地把他们撂倒在大尸堆的上层;从这个尸堆里,时而伸出一只人手或人腿,时而露出一个马脸或马蹄”(第1卷第381页)。

1873年,考夫曼给俄军下达一道命令,要求“迅速消灭土库曼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第2卷第268页)。作者在摘录了这道命令的一段原文之后概括地说:“看来问题相当清楚了!没收土库曼人的财产,消灭土库曼人的家小”(第2卷第269页)。

考夫曼还发布了“彻底消灭不驯服的部族”、“消灭希布察克人及其家属”的命令。在追击约穆德人时,沿途烧光了十六个村庄(见第2卷第270、273页)。

俄军有时派出一支别动队去执行放火的任务,有时则派出“手持火把的放火队”(第2卷第377页)。

“为了严惩市内暴乱……军队获准进行掳掠”(第1卷第470页)。

“军队把沿途所有村镇里的粮堆都毁掉了,……未收割的庄稼也毁掉了”(第3卷第109页)。

.....

俄国强盗到处烧杀掳掠的暴行激起了中亚各族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他们同仇敌忾，接连不断地掀起反对俄国侵略者的斗争。

巴什基尔人抗交实物税，从 1735 年起举行暴动，达六年之久（见第 1 卷第 8 页）。

1755 年，巴什基里亚爆发了“叛乱”（见第 1 卷第 59 页）。

1765 至 1768 年，吉尔吉斯草原上不断发生大“骚乱”（见第 1 卷第 62 页）。

1791 年，吉尔吉斯人袭击俄军防线（见第 1 卷第 72 页）。

从 1822 年起，草原上又开始“骚乱”和袭击（见第 1 卷第 77 页）。

在奥伦堡边区实施“草原管理条例”，“引起了 1869 年和 1870 年的暴乱”（第 1 卷第 90 页）。

1868 年，沙赫里夏勃兹人、中国希布察克人、市民及城郊居民共六万五千人围攻俄军占领的撒马尔罕城寨，持续七天，俄军伤亡“占驻防军总人数的四分之一”（第 1 卷第 470 页）。

1875 年，浩罕人纷纷计议组织全民武装，进行反对俄国人的圣战（见第 2 卷第 335 页）。

同年，安集延人为反对俄国人“掀起暴动”。作者承认：“他们不是手捧美味食品，而是用子弹欢迎我们的”（第 2 卷第 370、375 页）。

.....

中亚各族人民的抗暴斗争如火如荼，狠狠打击了俄国侵略者，使他们惶惶不安，疲于奔命。他们见大势不妙，产生了无穷的忧虑。奥伦堡方面担心中亚各族人民的“政治联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个首领一声令下，从中国西部到里海之滨这片土地上的全体居民都会行动起来”（第 1 卷第 56 页）。

面对正义在胸、长缨在手的中亚人民，俄国侵略者吓得神经错

乱，浑身发抖了。这个庞然大物原来是一只笨拙的熊！

三

沙皇俄国的黠武政策的终极目的在于征服整个世界，使俄国成为世界帝国。彼得大帝一上台，就把争夺世界霸权作为俄国的基本国策。征服中亚，是俄国称霸欧亚的总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后的沙皇遵循彼得制订的侵略方针和路线，一心要南下，“奔向太阳和大海”，即霸占温暖的海域。

作者在书中，承认了沙皇俄国的侵略野心。他说：“……彼得决定乘机征服中亚各汗国，名副其实地征服。为了控制俄国通向俄国商人尚未涉足的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富国的唯一通道，他为俄罗斯的进取指出了从里海前进和从额尔齐斯河前进的两条路线。”（第1卷第19页）。“彼得决定从里海和西伯利亚两方面举兵远征，与其说是为了黄金，不如说是为了把中亚最大的一条河流阿姆河引向里海，并以此开辟俄国同远方国家交往的方便的通道”（第1卷第21页）。后来，这位“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①认识到沿上述两条路线进军中亚，困难重重，于是他选择了第三条路线，即通过吉尔吉斯草原的路线。在彼得及其后继者的心目中，吉尔吉斯是“通向所有亚洲国家和领地之咽喉及大门”（第1卷第42页）。

1801年，保罗一世下令顿河军首领集结军队，由奥伦堡经吉尔吉斯草原前往印度，并且事先把印度赐封给哥萨克人，必欲得印度而甘心。当时英国的兵力在地中海占优势，沙皇同英国争霸的打算是，不同地中海的英国舰队交锋，而从陆地上调动军队，经阿斯特拉罕渡过英国人尚未染指的里海到阿斯特拉巴德，再经赫拉特、坎大哈和喀布尔直取印度。保罗下令后不到两个月便去世了。

^① 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37页。

但以后的沙皇并没有善罢甘休。作者认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人“占领浩罕确实是朝印度方面前进了一大步”(第2卷第317页);占领浩罕这样一个富饶地区,不仅补偿了占领费用,而且“还带来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好处,这就是我们攫取了进攻中国甚至进攻英国属地东印度的一个最好的基地”(第2卷第425—426页);攻打格奥克-捷佩,是为了“建立通往印度的第一个兵站基地”(第3卷第187页)。恩格斯曾经指出:“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些征服地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由于它们而为进攻印度建立了作战基地的核心;的确,自从俄军这样深入中亚以后,从北方进攻印度的计划,已经不再是模糊不定的意图,而是具有相当明确的轮廓了。”^①

1839年,俄英同时出兵中亚以后,两霸的争夺愈演愈烈。英国为了保住印度这块殖民地,竭力防御俄军南下,并不断渗入中亚各国,煽动希瓦和布哈拉反对俄国,还要以阿姆河为分界线,同俄国划分势力范围,把阿富汗划为中间地带。俄国人则对阿富汗进行威胁利诱,企图把阿富汗挟持在自己一边。彼此明争暗斗,都想独霸中亚,垄断中亚市场。俄国“草原委员会”主席吉尔斯在检查考夫曼工作的报告书中就提到:“众所周知,其所以发动征服中亚……目的是要给俄国的纺织工厂提供市场,以销售它们的产品”(第3卷第324页)。俄国征服布哈拉后,于1872年派出财政部人员前往布哈拉。据作者说,“他的主要任务是弄清一个问题,即布哈拉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受我们操纵以及抵制英国货物进入市场的时机是否成熟”(第1卷第487页)。考夫曼在谈到俄英势不两立时,就表现出了沙皇俄国的忧虑和图谋:“我们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现在遇到的和可能发生的一切困难,都是来自英国方面。……只要我们在中央亚细亚能够及时地壮大我们的势力,我们在巴尔干半岛和

^① 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41页。

小亚细亚就能够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第2卷第464页)。

书中除反映了俄、英互相争夺的一面外,也描绘了它们互相勾结的另一面。在考夫曼给陆军大臣米柳京的一封密信中谈到俄、英在亚洲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敌人——伊斯兰教,接着强调指出:“亚洲人战胜英国人,必将对我们不利;亚洲人打赢了我们,也必然会置英国于死地……因此我们在亚洲的事务中应和英国携手并进”(第2卷第523页)。俄国人甚至厚颜无耻地宣称:“俄国和英国几乎控制着地球的一半,两国之间的冲突会给千百万人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因此,俄国宁愿跟英国保持友好与和睦”(第3卷第403页)。于是彼此勾搭,互相利用。他们暗中达成协议:俄国将达尔瓦兹对岸一些伯克领地换取阿富汗占领的罗善和什克南。他们还成立了所谓俄、英、阿综合勘界委员会。但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两伙强盗背着中国和阿富汗私分帕米尔,瓜分中国领土。作者嚣张地说:“中国人被排挤到萨雷阔勒岭以外,阿富汗人被赶到喷赤河彼岸”(第3卷第423页)。

必须指出,强盗们的勾结,不过是权宜之计。今天的勾结,包藏着明天更激烈地进行争夺的祸心。捷连季耶夫在《征服中亚史》结尾断言:“俄国将依旧同英国迎面对峙,也许还会把自己的边界挪得更近……到那时,很可能我们将会看到全世界充满着和睦与友爱。”原来如此!谁要是不懂什么叫“俄国逻辑”,听他这么一说,就全盘明白了。俄国侵略得越狠,友爱的气氛就越浓。“亲善”的妙谛就在这里。

四

本书也反映了俄国不仅力图往南,即向印度、阿富汗和波斯方面扩张,而且要往东,即向中国的伊犁和喀什噶尔方面扩张。它在并吞中亚各汗国时,不断掠夺了中国西北的大片领土,又越过阿赖

岭侵入帕米尔地区，强行霸占中国西部土地。

1847 年和 1854 年，俄国先后在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强行修建了科帕尔和维尔纳两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建立所谓“新西伯利亚防线”，逐步占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七河流域的大片中国领土，并继续南进，侵入伊塞克湖、楚河流域中国布鲁特族居住区，甚至妄图并吞中国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地区。俄国政府指使侵略军造成霸占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然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1860 年）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 年）等不平等条约，割去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以后进一步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1881 年）和“中俄伊犁界约”（1882 年）等勘界议定书，又掠夺了我国七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叙述俄国侵略“吉尔吉斯草原”、伊犁地区和帕米尔地区时，竭力歪曲历史事实，混淆是非。

作者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吉尔吉斯草原，应属于吉尔吉斯人，而不属于中国人”（第 1 卷第 88 页）。这里所说的“吉尔吉斯草原”，实际上是指“伊犁河沿岸和楚河沿岸整个地区”（见第 1 卷第 88 页）。这一地区只是“吉尔吉斯草原”的一部分，是在巴尔喀什湖以南。

两千多年以前，这个地区就同中国其他部分发生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就对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乌孙地区，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唐朝隶属北庭大都护府的崑陵都护府下属咽面州、温鹿州、洁山三个都督府的辖地，正是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区。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后，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逐步设立了直属中央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

在俄国侵占伊犁的问题上，作者先说什么“应当帮助中国”，“恢复中国的合法政权是我们最好的愿望”，继而声称要“在俄国的

旗帜下保护伊犁”(第2卷第57页)。这里的“保护”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俄国熊闯进中国的大门；它意味着俄国侵略者对伊犁各族人民进行残暴掠夺和血腥统治。

可是，为什么俄国熊后来又乖乖地退出伊犁呢？是不是贪欲得到了满足，“保护”就没有必要，伊犁地区就可以交还给中国呢？不是的。沙俄从“保护”伊犁到归还伊犁，是有其苦衷的，迫不得已的，这乃是由于它在财政上捉襟见肘，无力支付大量的军事占领费用，并指望借中国之手约束那些敌视俄国的“中国穆斯林臣民”(见第三卷第262页)。

在帕米尔问题上作者胡说：“属于中国的只有萨雷阔勒”(第3卷第397页)。这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帕米尔同中国其他部分发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新疆考古工作者曾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北郊的香宝古墓地，发现了一批两、三千年前的少数民族墓葬，获得很多古代少数民族文物。这一发掘成果证明，活动在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这个地区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①我国古代称帕米尔为“播密”。西汉时设西域都护府直接管辖。唐代在帕米尔及其以北地区设有至拔州、鸟飞州等都督府，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清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叛乱，曾在雅什里库里湖三战三捷，并在湖边立有刻着满、汉、回三种文字的御碑。1879至1885年间，清政府在这个地区陆续设立了七个卡伦。作者在书中也不能不提到，1888年，清军“在离萨雷阔勒很远的阿克苏河谷派出了步哨；1889年，他们进抵流入雅什里库里的阿尔楚尔河；1891年，他们的流动侦察班到了帕米尔最中心的地点——雅什里库里湖”(第3卷第404—405页)，而就在这一年，中国边防军还在雅什里库里以北约十里处添设

^① 见1977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第4版。

了“苏满卡”。历史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条约”明文规定：在帕米尔地区，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往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可是，1892年，俄国又出兵帕米尔地区，进一步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作者认为：“这样一来，俄中边界不是象1884年那样转往西南，而是急转往东，占领了郎库里绿洲和所有从中国通往俄国一边的山口”（第3卷第415页）！1894年4月，中俄双方换文，中国政府被迫同意沙皇政府的建议：暂时保持双方军队各自的位置，直到帕米尔问题最终解决为止。但中国政府当时就作了明确的保留，并严正声明：“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它认为应该保持此项以1884年界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1894年4月5—17日中国驻圣彼得堡使团的口头照会。）沙俄政府自知理亏，不敢坚持以萨雷阔勒岭为边界。作者胡说什么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的东部界线“是沿萨雷阔勒岭延伸的”（第3卷第415页），真是荒谬绝伦。

本书第一卷由武汉大学外文系翻译，第二卷由新疆大学外语系翻译，第三卷由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参加翻译和校订工作的有：武汉大学邱榆若、娄力、戴经纶、顾英如、杜家驹、李正柯、王金华（译第一卷），刘麟、阮坤、戴经纶（校第一卷）；新疆大学季文慧、刘德思（译第二卷），何世英、季文慧（校第二卷）；甘肃师范大学王安泰（译第三卷），孙静轩、唐重光、冯艳（校第三卷）。此外，三个院校的同志还集中进行了互校，全书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龚书铎进行了专业审校。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译文一定会有不妥和错误之处，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阮 坤

1979年5月10日

参 考 资 料

1. 杰麦宗 阿布尔·加齐所写的蒙古人与鞑靼人的历史(圣彼得堡, 1875 年法文版)。

2. A·列夫申 吉尔吉斯哈萨克或称吉尔吉斯凯萨克草原记述(1832 年版)。

3. O·雅金夫 中亚诸民族史料汇编。

4. A·H·波波夫 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与希瓦及布哈拉的关系(《帝俄地理学会会刊》, 1853 年第九期)。

5. H·B·哈纳科夫 布哈拉汗国记述(1843 年版)。

6. 同上 围困赫拉特(《亚洲资料集》, 第 16 卷)。

7. 维谢洛夫斯基 希瓦汗国历史概况。

8. B·纳利夫金 浩罕汗国简史。

9. Л·Ф·科斯坚科 卡尔梅克人历史统计资料。

10. 同上 中亚及从俄国输入的文明。

11. H·马耶夫 1732 年至 1868 年吉尔吉斯民族历史概况(《土耳其斯坦新闻》1871 年第 3、4 期)。

12. 同上 土耳其斯坦边区统计资料(1873 年第 2 册)。

13. A·И·马克舍耶夫 锡尔河下游地区记述(《海军汇编》, 1856 年第 9 期)。

14. 同上 土耳其斯坦历史概述(1890 年)。

15. A·H·库罗巴特金 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历次战争概述(第 3 卷第 2 册)。

16. 同上 喀什噶尔历史和军事地理概况(《陆军汇编》, 1897

年第 11、12 期和 1878 年第 1—4 期)。

17. Д·戈洛索夫 1717 年普列奥勃拉仁斯科耶近卫军大尉亚历山大·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率部远征希瓦(《陆军汇编》1861 年第 10 期)。

18. Ф·Н·洛贝谢维奇 奥伦堡、该城居民及其他(《陆军汇编》，1861 年第 1 期)。

19. 同上 锡尔河防线(《陆军汇编》，1864 年第 8 期)。

20. 同上 奥伦堡历任省长(同上，1872 年第 5 期)。

21. 同上 攻克希瓦(《欧洲通讯》，1873 年第 8 期)。

22. 同上 远征希瓦(同上，第 10 期)。

23. 同上 进军希瓦(1898 年版)。

24. Н·扎列索夫 1841 年尼基福罗夫大尉出使记(《陆军汇编》，1861 年第 11 期)。

25. 同上 1836—1843 年俄罗斯与布哈拉的外交概况(《陆军汇编》，1862 年第 9 期)。

26. 同上 1842 年达尼列夫斯基中校出使希瓦(《陆军汇编》，1866 年第 5 期)。

27. 同上 伊格纳季耶夫上校出使希瓦与布哈拉(《俄罗斯通讯》，1871 年第 2 期)。

28. Н·А·谢列达 1838—1847 年吉尔吉斯苏丹肯尼萨尔·卡西莫夫之叛乱(《欧洲通讯》，1870 年第 8、9 期和 1871 年第 8 期)。

29. М·Г·切尔尼亚耶夫 给《新时代》编辑部的信(1885 年第 3490 号)。

30. 同上 肯尼萨尔苏丹与司迪克苏丹(《俄罗斯通讯》，1889 年第 8 期)。

31. Г·Л·伊凡宁 1839 年侍从将军彼罗夫斯基率领俄军